

# 美国对华 5G 技术战的实质与对华遏制总体战略

——一种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王 晶

---

**【内容提要】**从 2018 年开始，以狙击华为的 5G 海外业务为先导，美国发起了一场围剿中国 5G 技术的对华技术战。5G 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技术，华为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被美国视为对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利益的严重威胁。美国发动对华技术战，旨在打击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维护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确保美国霸权不受挑战。为了彻底打败华为的 5G 技术，防止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的霸权，美国制定了详细的对华遏制战略。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局、商务部、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联动配合，在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策略和手段，从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各个层面对华展开全方位的攻势，并意图组建制衡中国的国际联盟，以便阻挠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崛起，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

**【关键词】**5G 中美关系 美国霸权

**作者简介：**王晶（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

目前，我们正迎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开启这次技术革命的“钥匙”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 5G）。就技术特征而言，5G 几乎消除了信息加工环节的一切延迟或干扰，其突出特征是“即时性”。美国《国防》月刊网站的文章《算法战争：5G 无线网络可能为人工智能带来一场革命》认为，5G 用户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审视正在发生的实时事件、正在作出的决定、即将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真正把所有数据综合起来。就社会影响而言，作为打造人工智能基础的通信基础设施，5G 是机器人、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物联网等数字服务的依托，将为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全方位的变革，并可能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的改变。目前拥有最先进 5G 技术的是中国华为公司。美国政府借口华为对美国甚至全球政治、经济、网络、国家安全等产生威胁，公开声明已准备好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技術战。

## 一、美国对华发动 5G 技术战的背景

2018 年，在中美贸易战一直僵持不下的情况下，通过不断采取各种手段狙击华为的 5G 海外业务，美国对华发起了一场技术战。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以“安全风险”作为理由，极力阻止其同盟国使用华为的 5G 设施，在其直接授意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明确禁止华为进入其国内市场；2019 年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将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2019 年 5 月 20 日，谷歌被曝暂停与华为的商业往来；2019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声称，中国企业难保信息安全，同中国企业合作相当于同中国政府合作，只要使用华为

通讯技术，隐私和数据保护就无法得到保证<sup>①</sup>。美国还采取其他制裁措施，威胁同盟国：如果采用华为提供的 5G 设施，将不再共享情报信息。目前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引入了限制条款，德国最大电信巨头 T-Mobile 以安全为由，中止了与华为签订的 41 亿美元的采购合同。7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官网公布正式声明，宣布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对于美国打压华为的一系列行为，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批评声音。巴西麦肯齐长老会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若泽·罗伯托·苏亚雷斯说：“5G 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美国渴望占领这一市场，但华为正居于领先地位，因此华盛顿希望通过政治施压来达到目的。”德国《每日镜报》刊登的文章《欧洲人不应盲目追随特朗普的脚步》指出，围绕 5G 的安全标准必须进行讨论，但这种讨论应与中立的网络安全专家在内容层面展开，而“不应被滥用为操纵国际贸易争端的手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前主管罗伯特·汉尼根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面禁止华为等中国技术企业毫无意义》的文章指出，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应保持冷静，对于中国公司参与未来通信网络建设的相关决策应基于技术专家的建议以及合理的风险评估，而不是基于政治风向<sup>②</sup>。

美国对华发动的 5G 技术战实际上是中美贸易战的延续。显而易见的是，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且这场贸易战中涉及的贸易逆差、产业扶持等问题早已存在，并非最新动态，但美国仍在 2018 年发起了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深切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并认为中国如此发展下去会危及其世界霸主地位，需要全力遏制中国的崛起。有学者认为，单纯的贸易战并不可怕，因为贸易战可以谈判，谈判不了的不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战的旗号，目的是遏制中国。因此，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

## 二、美国对华发动 5G 技术战的原因分析

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扩张的速度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都比较温和，这使人们比较容易适应变化；而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完成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传统经济向互联网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其变更速度与影响都将呈几何级数递增。前几次工业革命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些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而被称为下一次工业革命核心的 5G，是人工智能最终改变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代表新的技术产业革命。它首次使“工业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成为可能，并将引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决定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谁抢先掌握了 5G，就可能在未来百年中处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领先地位。在新的生态模式中，如果美国不主动出击，可能会衰落，甚至失去霸主地位，因此，美国以经济利益作为根本驱动，意图遏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崛起。

(1) 经济需要。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中提到，“科学的力量也是……一种生产力”<sup>③</sup>。美国发动 5G 技术战的根本驱动是经济利益，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垄断资本的需要，独享 5G 产生的巨大市场收益。

首先，从经济前景来看，作为当前技术革命的核心，5G 也是一种生产力，是某种通往未来互联网、真正的“物联网”和其他许多现在还无法实现但将来会带来巨额收入的数字服务的“钥匙”。

① 参见《2019 年 6 月 10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ce/cohk/chn/wjbfyrbt/t1670837.htm>。

② 参见郭洋等：《美国打压华为另有所图 德媒：欧洲不应追随特朗普的“行政指令”》，<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527/c3541083-31563908.html?nojump=1>。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53 页。

5G 还将在数据生成、传输和分析方面体现巨大优势。一项报告显示，预计 2020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 44 个 ZB（1ZB 约为 1 万亿 GB）。到 2025 年，中国生成的数据将增加到 48ZB 左右，而美国生成的数据为 30ZB 左右。如果缺乏保障数据传递的必要能力和速度，相关数据的传递与分析会格外艰难，而 5G 的网络传输速度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难题。可以说，在当今信息经济时代，数据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影响着掌握相关技术的国家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走势。

5G 也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目前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已广泛分布于包括智能制造、数字内容和新媒体、科技金融、智能安防和智能政务在内的 18 个应用领域，在未来的 5G 时代，将开拓出更多有价值的应用领域，如城市智能领域、无人驾驶交通领域、远程外科手术、电磁频谱相关领域（如信号情报、电子战）等。西班牙《趣味》月刊的文章《互联网大迸发》认为，2025 年全世界将有大约 800 万辆自动驾驶汽车行驶在路上，310 亿种物品将实现互相连接，88 座城市将成为智能城市，远程外科手术将能为数千里之外的患者带去福音。

有专家说，5G 技术的影响力相当于曾经的印刷术、电报或蒸汽机。这说法并不夸张。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都建立在新技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上，5G 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并将渗透于劳动生产过程，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产出，带来以新科技产业为驱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更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可以预见，以 5G 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5G 具有的巨大市场前景与经济收益，是美国发动此次技术战的根本利益驱动。

其次，从理论视角来看，5G 技术作为影响交换的技术手段对资本来说极其必要。在 19 世纪物质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和交往媒介，铁路、蒸汽轮船、书信、电报、报刊的发明和应用，适应了资本扩张的本性，缩短了交通运输的时间，缩小了市场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交换效率，使整个世界流动起来。马克思就此写道：“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过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sup>①</sup>“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sup>②</sup> 资本的实现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产品形态上依次经过流通的每个阶段，“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sup>③</sup>。流通时间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它只影响价值的实现过程。

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社会中，在将产品运到遥远市场的过程中，如果商品（信息）转换的次数较多，交通（传播）工具比较落后，就会花费过长时间，承担较高费用，增加商品（信息）成本。反过来说，如果商品（信息）在流通过程中的周转环节越少，使用的交通工具越先进，花费的时间就越少，商品（信息）所需的费用就越低。为了尽可能减少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损失，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改善交通（信息传播）工具、减少流通时间，就此马克思提到，“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迅速地从—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转移”<sup>④</sup>。

在信息高速运转的数字化、智能化时代，随着经济、交通、医疗、新闻、社会服务等领域对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4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314 页。

除一切时空限制、加速数据信息传递的要求越来越高，具有“即时性”特征的 5G 成为解决全球经济贸易中的时空矛盾的关键。它不仅能够帮助压缩商品（包括信息产品及附加信息技术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时间，缩短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转换时间，减少价值损失，降低商品的成本，还可以加速工厂和运输设施的数字化，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跟踪流程。可以说，5G 能在多个领域发挥全方位的作用力与影响力。

当然，辩证地看，5G 对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在展示巨大经济优势的同时，也增大了世界经济面临的技术风险，技术休克成为经济面临的传统风险以外的又一种风险。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的文章《技术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下一次冲击》认为，技术休克导致的短暂网络瘫痪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和运输网络）或金融系统的网络攻击将导致巨大损失，金融系统故障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或无法挽回的数据丢失，更严重的是，一旦产生滚雪球效应，企业的资金流将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银行将遭受损失并削减贷款，经济可能迅速陷入螺旋式下降。按照美国既往的霸权思维，独占 5G 市场，不仅意味着可以独享 5G 带来的庞大的市场份额，还意味着可以利用技术风险影响或操控其他国家的经济，因此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压华为、争夺 5G 市场。

（2）政治需要。美国希望 5G 成为其操控全球的政治工具。在 19 世纪欧洲电报应用和普及的年代，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电报具有快速传递信息和信息真假难辨的矛盾，这个特性如果被人为地操控，电报会成为专制主义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当时一些国家根据政治需要，有意制造虚假信息，或者让不合意的信息消失，从而导致电报“失灵”。“电报由政府接管后就失灵了，这点你们在伦敦是想象不到的。”<sup>①</sup> 电报成为资产阶级报刊诽谤和诬蔑共产国际的有力工具，“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全世界传遍这样一个电讯：这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sup>②</sup>。“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sup>③</sup>

在 2019 年香港事件中，美国媒体最终沦为政府干涉他国政治的工具。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配合政府的战略步骤，不仅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传声筒，还伪造、歪曲事实，以大量虚假视频进行煽动，以期致乱香港；推特、脸书、照片墙（instagram）甚至公然支持、保护“港独”“台独”。2019 年 8 月 19 日，推特和脸书指责中国对香港抗议活动进行所谓的虚假宣传，并称暂停许多账户是因为这些账户受到中国政府支持。其中，推特表示暂停了 936 个被认为相关的账户，而脸书表示，根据推特的提示删除了 7 个页面、3 个组别和 5 个脸书账户，均涉及针对香港抗议活动的虚假报道。推特表示将不再接受中国国家媒体和相关机构在平台上投放广告，但仍将接受独立的公共广播公司等投放的广告。由此，美国媒介被政府操控并成为其政治手段的特征更趋明显。

在美国对华发动的 5G 技术战中，使 5G 彻底沦为政府的操控工具的政治意图愈加清晰。与当前社交媒体相比，5G 本身的特性更便于政治操控。首先，5G 技术传播的信息将更生动，也更具共享性。但是，这也让智能技术生产的假照片和假视频更难被揭穿，因为其虚假内容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对目标受众的影响为唯一依据，极易让人轻信，且图像或情节越惊人越有效。传播成本的大幅下降和传播速度的大幅提升将更方便制作和传播大量虚假却易让人轻信的音频或视频内容。其次，5G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5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258 页。

技术传播信息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也更具有破坏性。进行政治分裂或政治煽动的人会充分利用这个特性，有意扩散一些让国际关系变得紧张、分裂政界、削弱制度完整性和社会凝聚力的谣言与暗示，而5G的即时性特征会让假新闻的扩散速度呈爆炸式，不仅削弱公众对国家的信任，还会使更多人转向其他信任的封闭式网络群体。

事实上，美国毫不掩饰它打击华为的政治用意。曾担任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将“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技术”称为中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点；特朗普在2020年7月14日白宫玫瑰园的演讲中承认，他说服了很多国家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如果美国制裁华为公司的政治行动获得成功，其他国家也像美国一样致力于狙击外来数字技术的发展，那么，在地缘政治对立、技术竞争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未来的互联网可能分裂成为相互用政治防火墙防范的数字“碎片网”。智能时代的“地球村”或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互不兼容的国家网络空间，而相关保护和研究议程会加速这些系统之间的异化。同时，由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各方面都受到最严格监管，彼此缺乏信任，这将导致在智能技术使用中会出现沟通障碍，以及文化和科学交流的大幅减少。

(3) 意识形态需要。美国发起的这场5G技术战被很多人称为“技术冷战”，还被称为“科技霸权之争”“高科技冷战”，这些说法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有待商榷，但都无一例外地涉及美国对华技术战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2017年9月26日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说，2025年北京可能是“最大威胁”；2019年1月，美国情报界发布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称，中国领导人将努力拓展该国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同时利用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对于5G技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美国必须保持胜出”，要维持“充分的能力组合来阻止敌人获胜”。

从表面上看，上述内容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但其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对华敌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的《中国不同于苏联的五个原因》文章中披露，2019年3月在华盛顿召开的CPDC会议上有声明称，与过去的苏联一样，共产主义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2019年3月美国及其盟友复兴了冷战时期的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由斯蒂芬·班农和弗兰克·加夫尼领导，旨在关注中国对美国 and 自由理念的生存与意识形态的威胁，《纽约时报》刊发的文章《新的红色恐慌正在重塑华盛顿》对此总结说：“对中国的恐惧已经蔓延到从白宫到国会再到联邦机构的政府各处，它们毫不迟疑地将北京的崛起视为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以及21世纪的决定性挑战”<sup>①</sup>；在2019年“未来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负责人基伦·斯纳金说，中国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一个确实在谋求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在这里，美国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变革甚至国家安全并列，并将5G技术战与意识形态战略捆绑在一起。

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曾存在“科技是否是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议，譬如霍克海默说，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成。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中，科技越发达，相应的意识形态统治和奴役就越严重，最终“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而哈贝马斯把科技看作新型的意识形态，却并不认为科技具有统治和奴役人的功能。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将科技归属于生产力范畴，将意识形态归属于

<sup>①</sup> 《美国专家：“华盛顿的对华新共识让我恐惧”》，<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9/0729/2386682.shtml>。

社会意识领域，认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在工业或信息发达的社会，科技因其自身具有的巨大社会变革力量，而被赋予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成为束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绳索。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过科技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他说：“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sup>①</sup>“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sup>②</sup> 马克思在此指出了科技具有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性。

毋庸置疑，科技与意识形态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尤其是在以 5G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时代。美国曾借助网络散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让西方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标志成为全球的一致，并让自由主义社会的拥护者和辩护人走上街头，施加政治压力，挑起社会动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以及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市场不能再完全按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来运作，美国的“民主”“普世价值”等观念正逐渐失去蛊惑人心的力量。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面临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它们需要学会接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观点的多样性、接受符合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现实的发展理念。

以上分析了美国对华发动 5G 技术战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经济因素在这场技术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影响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态势；当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反应也反作用于美国对华经济利益的争夺。

### 三、美国对华技术战的实质

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华为在过去 10 年几乎都被美国看作对其国家安全领域的威胁。华为公司所取得的成绩，令美国非常忌惮：2017 年华为在全球通信基站市场所占的份额是 27.9%，世界排名第一；2017 年华为申请国际专利 4024 项，世界排名第一；而在过去的 10 年间，华为累计投资 3940 亿人民币，已拥有 74307 项专利。可以说，华为公司在未来 5G 市场的优势和收益都很明显。

华为的发展触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发起这场对华 5G 技术战不可避免。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就公开指责华为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并窃取贸易机密；随着技术战的持久与深入，美国针对华为采取的一系列完全非市场化的制裁措施，彻底暴露其遏制中国崛起的真实目的，体现其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意图。因此，这场技术战的实质是美国对华遏制战。

美国用来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借口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说法未获得广泛认同。美国声称华为有安全问题，这需要可信的证据来支持，但至今，美国都拿不出证据。美国智库欧亚中心执行副主席、信息技术专家厄尔·拉斯穆森说：欧洲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测试实验室来验证华为的设备，从我的理解来看，没有发现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知名国际咨询机构 IHS 马基特公司通信领域专家斯特凡·特拉尔表示，华为等设备供应商会把设备销售给电信运营商，在这个过程中，惯例是由买家对卖家的所有产品、软硬件进行评估，而华为遇到的情况有些特殊，它在英国受到了“第三方”，即英国政府监管机构的评估，“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企业像华为这样经历过这种审查”。西班牙《枢密报》科技版的编辑曼努埃尔·安赫尔·门德斯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测试的结果能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3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3 页。

证明华为在数据管理方面可能出现不良行为。”<sup>①</sup>

有西方学者批判美国的做法是典型的技术霸权。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6月2日发表英国开放大学教授约翰·诺顿的文章称，美国将数字技术视为其与生俱来的权利，打压华为意在维持其技术霸权，“西方世界的主要技术公司都在美国。唯一可能挑战谷歌、苹果、亚马逊和微软等美国巨头的公司在中国。任由华为发展的话，它最终可能会扩大到让谷歌看起来像个小公司。所以最好现在就把它搞垮，不让它有这种机会。比这更高的一个层面是人们又重回两极世界的事实。从1946年到1989年，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瓜分。然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中国提供了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可供选择的愿景，同时让无数人摆脱了贫困。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被美国视为其与生俱来的权利”<sup>②</sup>。

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资本主义霸权，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靠手工业成功发展经济的荷兰是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时期，“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大获成功的英国取代荷兰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顺利取代英国成为所谓超级大国，全球趋势朝着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化成为美国单极霸权下的合法化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人道主义为名干涉别国内政、操控全球经济运行及强制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普世价值”等。多年来，美国一直以全球霸主自居，它也的确有着辉煌的过往，现在很多领域，美国依旧是业界翘楚，但优势范围正在不断缩小。在西半球拥有霸权的美国，明显感受到来自东半球的挑战。有人预测中美5G技术战关系日益多极化世界中的全球权力斗争，中国在未来15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可能会极大损害美国的利益与福祉，而华为5G技术会让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占据巨大优势；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要为了发展尖端制造业，如电动汽车、先进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这表明了中国想要成为新兴制造业一流大国的意愿；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的发言称，美国如果不能赢得5G竞赛，就将不再伟大，把第一的位置永远让给中国，而美国劳动市场会失去千万以上的就业岗位，社会矛盾将激化到极点；如果中国在速度和规模上主宰新的5G数据网络基础设施，美国所有的系统都可能被边缘化，甚至会因为网络攻击而陷入瘫痪。

这些来自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威胁与挑战是美国无法忍受的，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的战略利益旨在遏制和阻止中国成为争夺美国在全球霸权的角色。因此，美国迫切期待组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并在各个层面展开攻势（包括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技术、外交和政治力量。《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在关键性技术领域的崛起，的确让美国感受到巨大危机，它不愿看到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内继续崛起，因此，不得不挥起制裁大棒遏制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继而遏制中国的崛起。

#### 四、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战的总体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美国历届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环境和双方关系的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对华战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致经历了“缓和”“接触”“接

<sup>①</sup> 郭洋等：《美国打压华为另有所图 德媒：欧洲不应追随特朗普的“行政指令”》，<http://news.haiwainet.cn/n/2019/0527/c3541083-31563908.html?nojump=1>。

<sup>②</sup> 《英媒：美国打压华为意在维持技术霸权》，<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9/0617/2382988.shtml>。

触+遏制”“竞争+遏制”四个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出于“联中抗苏”的战略需要，通过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到了 80 年代，美国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谋划相契合，以及出于抗衡苏联或和平演变等需要，中美关系以“合作”“发展”为主基调，“接触”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开始进行遏制，但 1996 年又作了策略性调整，强调继续执行对华“接触战略”，并将此写入美国政府战略文件。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秩序和体系都发生改变，让美国深感威胁，于是对其全球战略和战略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其中，对华整体战略从“接触”和“遏制”并行，调整为以“遏制”为主，2017 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接触”终结，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有学者认为，从美国战略界目前的考虑看，继续与中国“战略对抗”，或者与中国进行有限度的“战略竞争”，是两种比较主流的声音<sup>①</sup>。围绕对华遏制的总体战略目标，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局、商务部、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联动配合，采取不同措施和手段，在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不同领域形成一个相互关联、分工明确的国家战略体系。美国为了打压华为的 5G 国际市场，已经从不同领域采取了四种制裁手段，一是以“国家安全”为制裁手段，授意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禁止华为进入其市场；二是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谷歌暂停与华为的商业往来，还意图通过控制相关技术产品的整个生产与供应流程，切断华为的芯片、软件、半导体等产品供应；三是政治施压，美国政府威胁同盟国，若采用华为提供的 5G 设施将不再共享情报信息；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员工实施签证限制；四是采取司法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捏造事实、虚构罪名，违法拘捕孟晚舟，这是以司法为名对中国展开的一场技术绞杀。

可以说，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牵动着国际格局变化，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身失去霸权地位的恐惧和担忧。这些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是一种本能的应对策略。但最后是否能遏制成功，并不取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单向的意愿，而是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

[2]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

[3]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

[4] [美]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 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5] [美] 布鲁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国霸权》，胡敏杰、霍忆湄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 年。

[6] [美] 维克多·基尔南：《原罪梦想与霸权：美国四百年》，邵杜阁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 年。

[7] 杨正洪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编辑：张建刚）

<sup>①</sup> 参见达巍：《告别“接触”，美国对华战略将走向何方》，《世界知识》2020 年第 16 期。